

闲说晾霉

□虞燕

在《齐民要术》中说,“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卷之。”又提及曝书“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曝书”,说明曝书重在“晾”,而非烈日底下大晒,否则易导致书页脆裂。可见,古人对此颇有经验。

我每年也会晒书,分批晒。阳台的地面铺上野餐垫,一本本书慵懒散散地躺于其上,阳光从窗户跳进来,从玻璃透进来,照在书上时已变得相对温和。那些或厚或薄的册子舒展着身躯,封面上的字迹被映得忽明忽暗,恍如隔世低语,书页中的霉气也仿佛正悄悄消散。晒书常有惊喜,或之前消失的书突然出现了,或偶遇了一本老书,轻轻翻动,似与故人重逢。傍晚收书,它们温热挺括,在臂弯里散发出一种蓬松的香气,像是把阳光也装订了进去。

晋朝的郝隆恐怕达到晒书的最高境界了吧?郝隆家贫,见有钱的邻居晒出了很多绫罗绸缎,便产生了与之相比的念头,他从家中搬

出竹塌放在庭中,解开自己的上衣,袒胸露腹,邻居甚为奇怪,问为何如此,郝隆傲然而答:“你晒你家中的衣帛,我晒我肚子里的书本!”看,多有趣的人!后来,“郝隆晒书”这一典故便用来比喻人腹中装书,富有学问。

近年,晒背之风渐盛,养生族纷纷露出后背,坐着晒,趴着晒,让夏阳来个自然“天灸”。大家相约晒背,推荐各种晒背胜地,讨论晒背效果,不亦乐乎。有古籍记载,在农历六月前后的巳时、午时和未时,解开衣服晒晒后背,有助于驱赶体内的“寒气”“邪气”和“湿气”。若有人近来运气不佳,就说晒晒背,去去“霉”,一语双关。

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夏日晒背千万得把握分寸,也要因人而异,万一中暑可就适得其反了。“晾霉”这一习俗有遵循自然节律的传统智慧,又有着将生活中的阴郁与不顺随阳光蒸发,迎来清爽吉祥的隐喻,体现了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从古至今,百姓晾霉无不寄托了他们对健康平安的祝愿。

屋檐下

夏之物语

□妖姬

好的安排。

小满日在晴雨之间到来。站在前往西天景区的石阶上,看黄昏时的阳光照向黑瓦,与屋顶上铺着的樟树花纠缠着,细细碎碎的、絮絮叨叨的,如同道不尽的情话。一男人坐在更高的石阶上,托着头看手机,眯着寂寥又落寞。黄色的公交车在巨大的绿荫下停靠着,边上是尚未脱去雨披的人们。这些画面出现在微信朋友圈,让我可以不止一次在以后的日子里翻看,仿佛翻动着过往的日历,一张张,都是光阴呀!

过了六一,芒种时节到来,与朋友相约去茶人谷龙潭边喝山水茶。近日雨水充沛,溪水从上游山涧奔腾而下,裹挟着欢快的轰鸣声,竟有状如瀑布的磅礴气势。水盈出潭面后顺势而下,流经沿途的溪石、草木,朝着下游继续流浪。我见此景早已无心喝茶,忙赤足涉水,让那股清凉包裹自己。山谷清幽,流水声似是唯一声响,反复又单调。抬头望向空无一物的天空,心变得澄澈透亮,闲适得望。

紧接着开始忙碌,跳岛是那段时间的主旋律。感受到心不得闲时,身体也无法将息,索性放下张弛有度的执念,遵从目前的生活节奏,如同陀螺般转动起来。不再关注朋友圈,婉拒亲朋好友的聚会、出游邀请。

外出工作时抽空去了趟泉州。2021年5月初到过这座古城,破旧古朴又文艺洋气的气质深得我心,遗憾没能逃在刺桐花盛开的季节,可以在纵横交错的小巷感受满城似火的热闹景象。时隔四年后再次踏入,依然未遇刺桐花开,却见满城簪花热闹非凡。西街新开了众多簪花化妆的店铺,朋友舒婷的小咖啡馆已经易

主,旧房改造成了小酒吧。昔日留下深刻印象的开元寺为配合游客拍照,造出不少打卡点来,很多人头戴花冠,穿着各式服装在寺院红墙前摆POSS。弘一法师纪念馆因修缮而未对外开放,东西塔前站满簪花拍照的人们。此行,没有想像中故地重游的美好,却有相见不如想念的遗憾。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距离舟山入梅已半月有余。梅雨季是我最不喜欢的时日,天气闷热、潮湿,家里哪哪都能发霉,打开柜子,总能嗅到一股腐败的气息。洗衣店催着我去取衣物,已经拖了些日子了,原本想着能熬过梅时去取,看来是等不了的。顺势整理衣柜,将夏季的衣服悉数搬出,来一次断舍离。钦佩能过极简生活的人,而我终究有着较高的物欲,买衣服算是其中之一。衣服堆得多了,便逼迫自己形成规则,2~3年未穿的不管价格多高,果断舍弃,所以每年换季时,入新衣、舍旧衣,乐此不疲。

不知不觉中,普济寺前的荷花池已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粉色的花骨朵挤挤挨挨伸出淤泥迎风招展,一株株做娇得很。几场心急的台风、几场雨后,小暑时节便到来了。一日午后,听蝉声切切,这些小东西最是喜热,想必是欢呼着夏的到来。几日后入了伏,真正进入酷暑三伏天,蝉鸣声更甚,日夜聒噪。每每听得烦躁时便想,季节总能收拾你们,时候未到而已。

拿着过期的护照去办证中心重新申请,接着办理签证、订机票,日本自由行便被排上日程。于是我在酷暑天里,期待起一场属于秋天的旅行。带着念想的秋,已然不远。

履之留痕

青海神往的地方

□吕奇男

青海,是很早就心心念念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历史,那里有故事,那里积累了太多的传说。

从东海到青海,由东而西跨越数千里,只为了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的身影,只为了那河西走廊上回响着的历史脚步声,还有红四方面军以及挥师大西北的王震将军。

清黄河如青涩少女,穿过那厚重的土地奔腾向海,这里只有宁静和舒缓的流淌,只有从容不迫的行走,没有倾泄的喧闹。但却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血脉的共鸣。正是这亘古的河流,奠定了华夏的根基,孕育出民族的灵魂。我徜徉在清黄河边上,轻轻掬起黄河之水,就像抚摸着母亲的衣襟,心灵是那么的安宁。仰望着“黄河少女”雕像,又觉得那分明是我们的祖先,孕育出流传千古的文明。

从七彩丹霞到青海湖再到茶卡盐湖这一路的自然风光,让我们感慨造物物的神奇,从影视作品中的印象到身临其境感受,每个人都套上了主角的光环。其实在现实中,每一位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尽管大多时候并不璀璨,但总有夺目亮相的时刻。

到祁连卓尔山的前一夜刚好下了一场雨,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四周的山头居然已经白雪皑皑。忽然想起以前电影里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时,寒风透衣衫,飞雪迷双眼的情形。可是在炎炎夏日来一场冰冰凉,透心凉的六月飞雪,给我们的惊喜就像夏日稻田里有上千只青蛙——“蛙声一片”。我偷偷地感到寒战也不是很冤了。到祁连山草场,再向西是阳关,玉门关,敦煌,想着“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真情,“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无奈,真想重回两千多年前,沿着古人的足迹,体验“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情。在白雪覆盖的草场,我们好好的体验了一把脚踩雪地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不知不觉间已经有近三十年没有这样感觉了。当然也体验了骑马踏雪,体验了张弓搭箭,忽想起苏轼的那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那场不期而遇的飞雪,使这次西北之行的情调拉满。

青海虽然有很多少数民族,但因其一直属于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域,异域风情并不浓烈,当地人的归属感也强,不像去新疆,似乎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其气候更是凉爽宜人,二、三、四摄氏度的气温,感觉真的在享受难得的时光。

七天的旅程虽然短了点,然而大家都觉得不虚此行,同吃同住同行中,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心有所念,必会再见。期待下一次的旅程吧!

我在海边读书

Enjoy Reading Enjoy Sea

“海丝”浙韵

——《浙江海上丝路史话》对地方性海洋史图景的重构

□许成国

书中也从历史资料缺失的角度讲到了“徐福东渡”,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虽然学术界对“徐福东渡”说还存在争议,但作者认为徐福入海寻仙药的故事,经过千余年的变化发展,到唐宋时已成为一种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标识,因此在浙东岱山等地出现了不少与徐福活动的遗迹和传说,而这正是唐宋以来浙东对外海上贸易逐渐繁荣的反映。

《浙江海上丝路史话》最打动我的是其对外历史人物及作用的挖掘。作者不仅关注成寻、徐兢、一山一宁这样的人文使者,更将目光投向日本遣唐使、高丽使领馆、海商王直等人物,投向《诸蕃志》《舆地记》《瀛涯胜览》等古籍,通过梳篦这些,重建了这些古色在“海上丝路”中的真实样貌。这种从“形而上”观照、“形而下”着笔的研究方法,启示了更多人,历史不仅存在于官方的宣传话语中,更蕴藏在诸多的历史档案、民间记忆和生活方式里,海洋史话同样如此。

作为岱山人,阅读此书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对舟山群岛地方认同的重新建构。石一民将浙江海上丝路置于全球史视野中考量,却始终扎根于学术古籍和地方文献。这种“全球视野、地方深耕”的研究方法,也给我们地方文史爱好者作了一种示范。书中对岱衢洋历史地位的表述,尽管是点到为止,但还是让我更深入地从世界海洋文明的角度理解家乡的海洋历史价值。任何地方不是被动接受传统历史叙事的地方配角,都可以主动参与塑造海洋历史文化的主体,哪怕衢山从大局认识来说是“边缘海岛”,但对某个具体历史进程而言也不可忽略的场域,也有自己独特的光彩。

《浙江海上丝路史话》的另一个价值体现在其对多学科方法的重视以及融合运用上。作者不仅运用传统历史文献学方法,还结合了海洋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学等多学科视角。这种深层的文化互动、跨学科的视野对地方文史研究尤为重要——我们岱山的渔民号子、“贡

坐在半瀾居,翻阅石一民、沈燕娜的《浙江海上丝路史话》,在书页翻动中,我似乎能听见竹屿涛声从远处响起。我承认,作为来自岱山的历史爱好者,我的目光常常被当地的“洋生”“贡盐”、渔民号子或是某渔村家族变迁所吸引,然而,此刻,这部《浙江海上丝路史话》却将我的视线拉向了更广阔的海域——原来自己所生活的舟山群岛乃至岱山,曾是“海上丝路”这个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近些年来,对“丝绸之路”的探究方兴未艾,“海上丝路”这一海洋文化的重要纽带越来越为学人、专家所重视。但在不少的叙事中,“海上丝路”往往更多着眼于几个著名港口之间的线性连接,茶叶、瓷器的出口,两浙市舶司的设立,明清三五百年的“海禁”,更多的是学术研究氛围,而石一民的《浙江海上丝路史话》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氤氲着大众阅读的烟火味。他笔下的浙江“海上丝路”是一个复杂的海洋文明生态系统,揭示了浙江在中国“海上丝路”上的重要地位,翔实叙写了六横双屿港、定海沥港等人在“海上丝路”上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从史前时代到清前期特别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

石一民特别看重的浙江先民“与海共舞”的概念,原来重要的不仅是那几个大港,还有像岱山404个岛屿、126个海礁这样的海岛网络,它们共同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毛细血管系统”。

书中对明代“海禁”政策与私人海上贸易之间关系的分析极为精彩。石一民没有简单地给“海禁”政策简单化,而是深入剖析了引发这一政策产生的触发点“秀山之乱”,以及在此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贸易活动的韧性——尽管朝廷再三阻滞、封锁,但浙江沿海先民在政策夹缝中维持海洋生计、发展私人贸易,直至“倭寇”为患。这种视角对地方史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海洋活动从来不是孤立的地方行为,是整个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